

## 商海弄潮

出了火车站，我准备搭车回犀浦镇。“春运”期间的站前广场很热闹。面包车在拉客，15元一个人，出租车也在拉客，要100元。从安全、快捷考虑，应该打出租车，但是我觉得还是应该节约点，就上了面包车。

车内坐了四五个人。一会儿，又上来一个眉清目秀的小姑娘，把旅游包放在行李架上，就坐在了我旁边。我和小姑娘摆了几句龙门阵，很巧，她也是回犀浦。小姑娘说，她的男朋友本来要开车来火车站接她的，因为有急事来不了。

面包车终于发车了。正聊天，小姑娘的手机响了，接完电话，小姑娘兴奋地告诉我，她男朋友已经忙完了，正开车来接她，说好在东三环路口和她碰面。“老乡，要不一会儿你就搭我男朋友的车回犀浦吧。”

搭她的车又快，又安全，我欣然同意。面包车到了东三环路口，小姑娘男朋友那辆银灰色的吉利车已经等在那里了。小姑娘和我上了吉利车后排，并把驾车的男朋友小江、一个非常酷的小伙子给我俩互相作了介绍，小江又把副驾驶座位上的另一个留黄发的时尚青年作了介绍。吉利向20多公里外的犀浦驶去，四人一路欢声笑语。

路过一家超市，黄发青年下车去买饮料。几分钟后，黄发青年回来把几瓶“脉动”分发给大家。

车正要启动，从超市冲出来一个穿一身迷彩服、民工模样的汉子，几步上来拉住车门，对黄发青年说：“你不要慌走，我刚才在超市钱包被偷了，刚才除了收银员，就只有我们两个！”

黄发青年嗤之以鼻，坚决否认。“迷彩服”

说：“肯定是你把我的钱给偷走了，这可是我打工挣来的辛苦钱啊！有两万三呢，全是100块一张的新票子！”黄发青年说，“你可以翻我的全身，肯定没有拿你的钱。”“迷彩服”说：“你们一伙的，钱肯定已经转移了。”

小姑娘、小江、我异口同声地否认。接下来，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我们四人一一把自己衣服口袋、钱包以及行李翻出来给那位可怜而固执的“迷彩服”过目。

没有找到钱，“迷彩服”难过得快要哭出来了，“那可是给我老婆看病的救命钱啊……”小姑娘看不过去，对大家说：“要不我们一人给他100元……”

“迷彩服”坚决地说：“我不要你们同情施舍！我那两万三十有八九是在你们身上！”秀才遇到兵！毫无办法，我们表示自愿让“迷彩服”再仔仔细细依次把我们检查一遍。检查我的时候，先检查了拉杆箱，再检查双肩包，然后再检查衣服口袋里的东西，再打开钱包检查……

我们终于证明了自己的清白，松了口气。但是愁眉苦脸的“迷彩服”并不打算放过我们，执着地要到派出所报案，要我们一起去。

我心中没鬼，说去就去吧。小姑娘他们也坦然说去就去吧。

五人都上了吉利。开行了几分钟，小江对“迷彩服”说，“师傅，去派出所还不知道耽

误多久呢，我们陪你去吧，这位帅哥刚从云南回来，急着回家，让他先走吧？”

“迷彩服”不太情愿，但还是勉强同意了。

下了车，回味着刚才的戏剧性一幕，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给妻子打了个电话。我轻松地讲了方才的经历，意想不到的，妻子听了却非常紧张地要我立即检查双肩包、钱包。我笑说：“没事，钱、卡都在！”但是妻子坚持要我马上检查。

不检查则已，一检查，我大吃一惊：钱包里5000元现金、3张银行卡没有了，只剩40多元零钱。

我恍然大悟：原来这是一场戏法，自己遇到了四个优秀的演员！

沮丧地站在路边……一辆轿车停在我面前，正是刚才那辆吉利。我正诧异，刚才那位小姑娘走下车，微笑着走到我面前，然后，把我的3张银行卡、5000元现金递给我，同时递给我的还有一个电视台的工作牌，照片上微笑着的正是这个小姑娘。

小姑娘解释道，“我们频道‘人在旅途’摄制组正在制作一期‘尘世阑珊’警示节目，刚才发生的一切摄像机全程拍摄了。为了更加真实、自然，我们没有提前告知您，感谢您的本色友情出演！”

驾驶员“小江”探身对我招手，“现在，最后一件事，我们把您平平安安送到犀浦……”

母亲生性倔强，执意嫁给了我父亲。上世纪六十年代，父亲的老家既偏远又落后，生活条件相当差，外公外婆都极力反对母亲的选择，几乎是将母亲赶出家门的。母亲赌气，几年都不回娘家。在我出生后的那些日子里，母亲就真的没回过娘家。

我刚满三岁时，外婆见我像根缺营养发黄的秧苗，怕喂不活我，便主动把我接到她们家养。七岁那年启蒙读书也是在外爷家，他们家离学校近，走两根田坎便到，而我家离学校至少六里路。上小学三年级我开始回老家村小住读了。那年头，母亲经常生病，经济仍拮据，生活特别困难，吃穿都犯愁。

我读初中时，学校离外公家不到两公里，每到周末我总喜欢跑去外公家蹭饭，外婆会偷偷地给我碗里的米饭下藏一两个煎蛋。去外公家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想上学时好从他们家背米去学校煮饭吃。我家每次只装两碗大米管一周，更多的是红苕、洋芋等粗粮，而外公家每次至少三碗米管一周。那时能吃上大米是件幸福的事，家里来客了，才舍得煮一顿大米干饭。

在外爷家背米去学校，每次都是趁舅舅舅妈下地干活不在家时，外公或外婆便偷偷撮几碗米叫我背上。我自知理亏，样子总是偷偷摸摸的。时

## 爱你没商量

杨永忠(四川)

间一久，舅舅和舅妈有些觉察，虽然口上没说什么，但我从他们难堪的表情读出了不高兴。后来我去他们家上学走时是空着手离开的。当我走到半路途中，外公就会出现在我面前，他们提前以割草或是砍柴的名义将大米偷运到必经的路上等我。

“偷米”这个秘密直到我参加工作后，外公外婆去世了我才告诉舅舅舅妈的。他们说，早就知道外公在帮我“偷米”。

我读初二那年暑假去外公家耍，回家的时候，外公从棕榈树上割了一捆棕当着我的面叫我背回家扎扫帚。背回家时，我将那捆棕顺便扔到屋角落。半下午，我家大花狗将那捆棕撕散一地，正在啃一根腊猪脚杆，母亲感到莫名其妙，棕里居

然发现一根猪脚杆，母亲一吼，花狗拖着猪脚杆跑，母亲追了一里路才将猪脚杆追回来。母亲抱着猪脚杆坐在屋后的石磨上，朝着外公家的方向伤伤心心地哭。我走过去问，“妈，这猪脚杆是哪里来的？妈，你哭啥？”母亲将一把拉进怀里，哭得更伤心了。“孩子，猪脚杆是你外公藏在棕里面的，是藏回来给我们吃的。”母亲抚摸着我的头说。

我这时才想起从外公家回来时，外公千叮万嘱咐，叫我千万别把那一捆棕弄丢了。如今一想起这事就心酸，是啊，父母的爱不来没商量。

## 锦里诗苑

## 我的世界被你点亮

(组诗)

黄富宁(广西)

## 克制

很早就听过，爱是克制  
可是到底克制了什么？  
大概首先是那个人的心  
如果不克制  
肯定如落叶归根般  
还未开始，就面临结束

## 遇卿

昔不知云鬓青丝，直至遇卿  
昔不知顾盼明眸，直至遇卿  
昔不知姝首蛾眉，直至遇卿  
昔不知皓齿朱唇，直至遇卿  
昔不知凝脂冰肌，直至遇卿  
昔不知一笑倾城，直至遇卿  
《诗》云：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吾思：日月朝暮，可鉴余兮

## 我的世界被你点亮

原来寒风飕飕冷  
原来盖饭喷喷香  
原来泉溪淙淙声  
原来天宇蔚蔚蓝

原来花瓣绵轻柔  
原来白酒不再苦  
原来阳光七色彩  
原来菜场闹喧嚣

我的世界因你活起来  
我的世界因你有体感  
我的世界因你飘百味  
我的世界因你不黑白

## 冬日皆是你

雨冻未央夜  
好像点点都是你  
叮叮咚咚跳  
声声都因你

风蚀萧瑟冬  
好像阵阵都是你  
噤噤嘴寒  
刀刀都因你

雪飘北国天  
好像朵朵都是你  
簌簌轻轻落  
茫茫皆因你

## 我想知道

我想知道——  
如何做才能让你安心  
如何做才能不伤你心  
如何做才能赢取芳心  
如何做才能手捧你心  
因为——  
有时候我像砧板上的鱼肉  
有时候我像待屠宰的羔羊  
有时候我像热锅上的蚂蚁  
有时候我像没了头的苍蝇  
我想走进你的心  
却又似乎迷失在了幽暗森林  
找不到光亮的方向  
我想找到打开你心门的钥匙

四下搜索，却茫茫一场空

## 真爱

我的看法：真爱  
首先是一种破坏  
破坏了你自己构建了多少年的世界  
破坏了你熟知了多少年的世界

她一来  
你多少年的世界便乱作一团麻  
她一来  
你多少年熟知的世界也不再熟悉  
她重构了你两个世界

## 我想把你写入我每一首诗中

柳永把恋人写成了诗  
“为伊消得人憔悴”  
李清照把爱人写成了诗  
“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此事我笨出天际  
根本不懂撩拨  
只能在一个个仅有呼吸声的夜里  
把你写入我的诗中  
我也只字不提你  
却又……

## 我爱深夜

谁爱深夜？  
我  
深夜静谧了红尘  
深夜涤净了内心  
没有不可抛的万般  
没有不可念的好事  
只剩下孤单的我  
和一颗挤满你的心

## 我怎会满足我们只是朋友

我们只是朋友  
聊天吃饭，你来我往  
可我怎会满足“朋友”  
不够

我们只是朋友  
我保持着刻意的距离  
和不可越的界限  
可我怎会满足“朋友”  
不够

我们只是朋友  
梦想有一天  
你烧好菜，我盛好饭  
我夹给你爱吃的食物  
你回我一低头的温柔  
然后  
我们细数油盐柴米  
我们慢看花开花落

## 手机屏幕

不少时候  
我爱盯手机屏幕  
就想看你的消息来了没有  
就想看你的红点亮了没有  
有时候会无中生有  
有时候是真的没有

我不断地虚妄着希望  
却又好像不会失望  
我不知疲倦地燃烧着希望  
却从来没有注意过  
原来还有失望

## 心动为何物

一直听别人讲——

谁为谁心动  
什么是心动？  
我想：心动就是一个不声不响的她  
甚至你从未了解的她  
出现在你视界的那一刹那  
你就猛然自乱了方寸与阵脚  
你就不再是你  
她就这样无意  
打碎了完整的你

## 两袋爱你

渴望见你，好几周了  
本来这是一次见你的好机会  
无意间发现你感冒了去买药  
我琢磨着怎么用好这次机会  
买了五种水果送你  
脐橙，青枣，苹果，冰糖橙，石榴  
话到嘴边，最终一念之间  
拍照发给你，叮嘱你记得去取  
放在门卫室旁的两袋  
站在寒风中的爱你

## 我的小电驴

我的小电驴满电能跑最少60公里  
以前纯属一个交通工具  
直至遇到了你  
它驮着我  
知道我屡停马路边  
是为了查找地图上的你  
知道我电门紧拧  
是真恨不得飞到你跟前  
知道我停水果摊侧  
正为你挑选天然营养  
知道我停路边摊后  
正在怦怦地欣赏绝世的你

## 单曲循环

单曲循环，你听过的情歌  
浸泡其中  
是不是真像有句歌词——  
“我吹过你吹过的风  
那我们算不算相拥”

我听过你听过的情歌呢？  
好想知道  
那又算什么？  
也算作相拥吗？

## 想闭上眼

没事我就想躺床上闭眼  
不是我困顿  
是因为见不到你，几周了  
又不知道怎么开口，能见面  
而闭眼就能马上见到你  
你就可以像那晚一样坐我面前  
我可以尽情地看着你  
就好像我们真见了面

## 我想知道你

我想知道豆蔻前的你  
扎的什么辫，爱不爱辣条  
偷没偷穿妈妈的高跟鞋  
有没有和男孩子打过架

我想知道碧玉时的你  
偷瞄过哪位少年  
又把心事交付了谁  
有没有被老师批评过  
无名纸条收没收到过

那是我未曾交集过的你呀  
你的原点你的由来你的过往  
你又是如何成为现在的你

## 想微你

早上醒来脑海漂着你  
该不该微你？  
微你会不会不妥  
会不会给你压力过大  
弄巧成拙，以致弄丢跌落凡间的你

微你什么话语？  
你吃没？你忙没？你下班没  
这些俗套会不会让你反感  
又弄丢跌落凡间的你

微你的频率多少合适？  
一刻钟一次，一天两次，三天一次  
太密抑或太疏  
还弄丢跌落凡间的你

## 5201314

爱你一生就无惧考验长短  
爱你一世惟拭泪咬牙坚持  
没有什么蜜过与你共度一生  
更没有什么浓过我们相拥一世

为什么又是什么  
让我如此这般  
我的脑海里——  
阳光和煦是你  
惊涛骇浪是你  
沧海桑田是你  
海枯石烂仍是你

## 无力新喜

行至半生  
我已无力再新喜  
无力再去新恋明眸水盈  
无力再去新誓偕眉高挑  
无力再去新悦两颊绯红  
无力再去新感泪人憔悴  
无力再去新辨谁人是非

无力再去新解情为何物  
无力再去新书花落是何处  
就让时间停在你恨我的怀里  
我痴痴地望着你

## 健康真好(组诗)

李猜(重庆)

## 心如刀割

手术刀片划过  
左边胸前离心脏最近的距离  
我没有上麻药  
逢人便说“心如刀割”

创口硬塞进引流条  
真正的“切肤之痛”  
我没忍住，叫出了声  
拨开伤口排出脓液  
瘀血一并溢出，锥心刻骨  
原来创伤也是疗愈  
我用手术割去体内的不良组织  
却没有勇气离开你

独自回家路上  
缓行艰难，一步一疼  
感觉胸前有刀  
伤心处如此锋利  
还得鼓励自己

“不要怕，以后咱也是带刀之人了。”

直面生活的痛  
从来不是身体

## 我的左边比右边沉

念珠在手腕上绕了四圈  
第五圈有点紧了  
像我并未放下的心结  
它们停在了我的左边

一共一百零八颗  
不多不少  
故事不增不减  
也纠缠着扎了心  
同样在左边

我的左边很沉  
有潜在病变的肿块  
我用心祈祷不要扩散  
就披了披  
左手上的念珠  
随即把右手也放在了  
左边

## 顽疾

连天阴雨  
愈合后的伤口隐隐作痛  
但毕竟不再流血了  
我学会了隐忍  
好像就没那么疼了

像被你敲碎的心门  
关不住过往的七零八落  
就在支离破碎处  
筑起更高的墙  
墙内那只因兽垂垂老矣  
应该也跟你一样  
渐渐硬了心肠

时光苟延残喘  
我满目疮痍又频频回望  
清楚你的软肋  
也懂得你的硬伤  
内心仍奶着那个婴孩  
总能发出最坚定的哭泣

## 劫后余生

劫后余生  
有人祝我长命百岁  
我说我就要活到  
父亲离开我的年纪了  
你叫我相信科学和未来  
我不知道有没有未来  
只是遇见你之后  
我竟不想活那么老了  
我们的年龄差  
不仅让我担心生离  
更惧怕死别  
还唯恐跟你一样  
时间一长  
爱多了人  
最终想不起来

## 一棵白菜(外一首)

霍禹禹(江苏)

一棵白菜在街上  
抱着头  
很像母亲抱着忧愁  
最外层的那片黄叶  
是母亲抵挡风霜的外衣  
已被岁月夺去青春的色彩  
此时的母亲  
又似一扇门为我们挡住风雪

头上一根根银发  
是枯干的血管  
两毛一斤的白菜  
被人数着  
像是在数着村庄的炊烟

## 夕阳,是被树梢刮破的鸟蛋

沉甸甸的夕阳  
远看是被树梢刮破的鸟蛋  
远方的山水  
包括我身旁的村庄  
都在蛋黄里  
此时一草一木都在破壳而生  
夕阳的美丽  
让我们会以汗珠的模样还你

## 雨中有无撑伞人

姚锦(安徽)

漫步如织的雨庭，油纸伞下  
佳人浅笑，滚落的雨珠轻敲寒叶  
青石小巷，荡漾起层层涟漪  
在宽阔的影子里徐徐展开  
若即若离的几缕青丝  
恍若隔世却又近在咫尺

此处邂逅。积水成患了  
浇灌深深的心事  
雨打梨花的轻盈旋律  
仿佛呢喃和低语，都是爱  
街头巷尾，岁月何去？  
风景异来风情同  
休说执地纤手——  
舞动扬露，意满情浓  
任岁月飞逝直至比翼  
心愿如蒲，你我紧紧相拥  
无论阴晴还是圆缺  
在巷尾都会发生倾城之恋

## 微型诗四首

薛启荣(四川)

## 弹簧

弹性延长了我的寿命  
多看了几轮日月

## 钢板

晓得我的刚性  
锤子都不敢唆使钉子使坏

## 锁

我愿意向  
所有的人敞开心扉  
只要他配

## 路灯

邀月亮与星星  
一起 讨好夜晚

锦里



投稿邮箱: 763358734@qq.com

总第 93 期